



朱士良 著

5

兵不血刃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兵不血刃

Bing bu Xue ren

朱士良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15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3/8
印数：1—7,3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景富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关 硕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1798-X/I·128

登记号：(辽)第1号 定价：3.25元

目 录

第一章	乘敌漏隙巧定牵制计 征途雪夜恰逢众匪顽	1
第二章	攀同乡叙旧话匪内幕 揭毒谋智语震惊敌酋	20
第三章	惊逢难女李刚忆往事 初会匪酋锐志试锋芒	44
第四章	假陈“机宜”舌战诸匪首 心怀叵测设计害英豪	67
第五章	两次“接头”勇王林智斗 一场匪哄慧李刚忧心	90
第六章	酒席宴前顽匪弄奸术 情魔缠下李刚斥淫妇	117
第七章	勇擒刺客李刚再献策 追回窜匪古寺斗刘坤	140
第八章	鱼水情深同乡展大义 困兽犹斗顽匪梦黄粱	163
第九章	传递指示春兰施才智 争裴倒戈李刚启蒙顽	185
第十章	生擒刘坤王匪闹丑剧 兵不血刃嘉山迎旭光	208
尾 声		229

第一章 乘敌漏隙巧定牵制计 征途雪夜恰逢众匪顽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这天，祖国最北边陲的黑龙江上，北风狂啸，大雪飞扬，天冷得真是吐口唾沫落地摔八瓣。那风雪，只刮得对面不见人，眼前几步不辨路。刹时间，在靠近南岸的江面上，旋起了两丈来高的连绵不断的丘陵地般的雪岭。就在这人藏兽寂、风雪狂威的时刻，江面上却出现了一副双套马的爬犁，栉风冒雪地沿着那白色丘陵的曲折夹缝，由西向东，疾驰而进。那拉爬犁的两匹马，仰起脖子，嗷嗷地叫着，打着响鼻，四蹄飞溅，仿佛在朝那袭来的风雪高傲地挑战。驾驭这副爬犁的是两个年轻人。那年纪稍大的也才二十五岁，生得面目清秀，齿白唇红，眉宇间透着庄重而刚毅，举止上显得精悍而洒脱。他头戴貉皮帽，身穿灰褐色羔皮袍，蓝士林布袍罩，足登高腰毛里黑面皮靴——看上去，像一位年轻而有魄力的行商。那年少的只有二十一岁，中等身材浑实茁壮，黧黑的四方脸，大眼睛，塌鼻梁，厚嘴唇。他头戴狗皮帽，身穿“狍皮大哈”（里外都是毛的大衣），脚上穿一双“瓮得”（里外都是毛的靴子）——是道地的当地农民外出时的打扮。明眼人一看，不用问，这两个人是一主一仆。

其实呢，这两个人既不是行商，更不是主仆，而是一对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那商人打扮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合江省第三军分区侦察参谋李刚。那农民打扮的，是侦察班长王林。这两个战友，历来执行侦察任务都是老搭当。这一次，他们又奉命去执行打入土匪内部的特殊任务。要知道他们的任务如何特殊，还得回过头来交待一下背景。

合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李荆璞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蔡久，奉命率领合江军区所属的两个独立团，到小兴安岭地区，剿灭刘山东子匪股。这刘山东子名叫刘锡山，拥有匪众号称三千，盘踞在黑龙江畔附近的萝北、嘉山、乌云、逊克、乌拉嘎金沟等几个县的地区，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收编调遣，称为“中央东北先遣军第八旅”，专与人民为敌。由于地处偏远，他与当时赫赫有名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等大匪股比较起来，可说是得天独厚的尚未遭到我民主联军剿匪部队的打击。因此，他独霸一方，猖獗一时。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中旬，李、蔡两位司令率领的部队横渡松花江直插萝北，揭开了歼灭刘山东子匪股作战的序幕。

骄横的刘匪，开始并没把这支人民军队放在眼里。他认为“天时、“地利”都有利于他，不利于对方。可是，几经接触，他吃了大亏，就想利用小兴安岭同对方兜圈子，企图疲惫对方。但人民子弟兵是无所畏惧的，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风餐露宿，与刘山东子匪股周旋在丛山峻岭、雪原林海之中，照旧每战必胜利歼敌。两个月过去了，人民子弟兵虽历尽千辛万苦，依旧士气昂扬。倒是刘山东子本身被自己发明的“兜圈子”战术碰得焦头烂额。眼看那点老本像被零敲

牛皮糖一样——号称三千的队伍，只剩下六、七百人了。当然，这剩下来的都是他的老箱底，也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死心蹋地与人民为敌，最顽固、最反动的那一部分，是整个刘山东子匪股的“精锐”。

刘匪为了保全那点与自己性命休戚相关的血本，又使了“金蝉脱壳”的一着，把当地群众的马匹抢劫一光，全部变为马队，不再恋战，一气逃回乌云老巢。他自以为得计。因为在他看来，对方这支一直风餐露宿、用两条腿同他四条腿赛跑的队伍，已是疲惫不堪了。占领乌拉嘎金沟后，至少要休整十天半月过个春节。然后，最快也要用两到三天的行程才能赶到乌云。到那时，他在乌云也休养生息的差不多了，再把乌云的财物洗劫一空，把他在嘉山经营的那点老本也带上，又可凑足千把人。从容不迫地溜进他开始拉辮子的地方——五道林子山里。据险扼守，以逸待劳。

可是，刘匪又失算了！他的过错，在于用他自己的阶级偏见去衡量对方战胜和克服困难的能量。于是，出乎他意料的“奇迹”就像神话似地展示在他的眼前——人民子弟兵不但没在乌拉嘎金沟休整，并且一鼓作气，以一昼夜走完二百余里的长途奔袭、仅在刘匪回到乌云的第三天拂晓，这只剿灭他的铁拳就砸到了他的头上！逼得他歇斯底里地嚎叫：“这八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连撤退部署都来不及，只顾一窝蜂似地仓皇逃命。

我剿匪部队由于没来得及切断敌人退路，刘匪主力终于逃窜了！这次长途奔袭仅毙伤敌数十人。可是，刘匪逃得很狼狈，全部文件和印鉴都成了我剿匪部队的战利品。刘匪逃

出乌云几十里后，才猛地想起嘉山警备大队。在立即派人前往调遣的同时，才发现旅部的全部“家当”都丢在乌云城里。刘匪一怒之下亲手枪毙了掌管这一切的副官，又匆忙亲笔给嘉山县长马毓年写了一封内容简短的信，拟由派往的亲信当面向马匪交待嘉山警备大队的行动企图。不料下书人随从副官宋培元中途被我追击部队击毙，刘匪的亲笔信和宋培元的随从一并落入我手。

李、蔡两位首长做出决定：不给敌以丝毫喘息机会，由李荆璞副司令率部直追进山。蔡久司令留少量部队驻守乌云。可是，他们在商讨中感到一个难缠的问题，是如何对付二百里以外那个匪嘉山警备大队。刘匪逃离乌云，嘉山匪股也肯定站不住脚。这股土匪，无论是出现在我剿匪部队背后、还是到处流窜，都将危害不浅！李荆璞副司令员想从剿匪部队再抽出一个营，由蔡久司令员指挥，把嘉山这股土匪消灭掉。蔡久司令员则主张追剿部队不宜削减，请李副司令员放心，嘉山匪股由他设法对付，保证进山追剿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送走李荆璞副司令员后，蔡久司令员感到心乱如麻，茫然无绪。留守乌云的部队，包括三十里外的雪水温那个连在内，全部只有三个连。这三个连，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刚才与李副司令握手言别时，他的话语重心长：“老蔡呀，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留在后面的担子并不比我轻啊。我呢，只有一个字：‘打’；可你，既要保证进山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又要发动群众建立新政权。还有更难缠的刘匪留在嘉山那个警备大队——这副担子肩膀窄了可挑不起呀！老蔡，望你好自为之。”蔡久司令员认为，对嘉山匪股采取措施刻不容缓。

他暗中盘算，目前兵力缺乏，既不能强攻，也不能听其自便。强攻，兵力欠缺；听其自便，会给我进山追剿部队带来麻烦，也会使当地群众深遭其害。他想从驻守乌云的两个连中抽出一个，派一名得力干部带领，到嘉山城外担任牵制匪警备大队的行动。敌不动，我不动；敌动，则阻击、袭扰，得歼则歼，不能歼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他喊警卫员小陈想让他去找人，应声进来的却是风尘仆仆的侦察参谋李刚，他敬了个礼：“报告首长，李副司令员派我给你送来一个俘虏。”

“俘虏？什么俘虏！”蔡久司令员感到莫明其妙，专程派人送回个俘虏干什么。

“是刘山东子派往嘉山送信的，一个副官，被我侦察分队打死了，这俘虏是他的随从。”李刚双手把一封信递给了蔡久司令员。

蔡久司令员打开信封，只见里面除李副司令员写给他的寥寥数语外，还有一件被拆开密封的、用毛笔写的字样歪扭的信，封皮写着“面呈嘉山县执事马毓年兄亲启”。蔡司令员先看李副司令员的信笺：

“老蔡：果不出所料，刘匪在逃窜中也未忘记收拢他在嘉山那点血本。其目的一为加强实力，二可对我追剿实行夹击。请相机处置。你把李刚留下，或有用他之处。”

蔡司令员又连忙抽出刘匪致嘉山马匪的信笺，只见上面写道：

“毓年兄鉴，战局不及述。特遣亲随副官宋培元面陈有关嘉山警备大队行止机宜。届时望与妥善磋商，切切。弟锡山

匆草于一月三十日。”

下面还盖有刘匪的私章。

蔡司令员看罢，耸起眉头想了想，又问李刚：“那俘虏呢？”

“就在外面。”

“把他带进来，我要问一问。”

被带进来的小匪徒年约二十一、二，战战哆嗦地眨着一双惊恐的小老鼠眼，见到坐在那里的蔡司令员，扑通一声跪下了：“长官，饶命！长官……”

“你站起来，不要怕，只要老实地回答我的问话，是不会杀你的。”蔡司令员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小匪徒，口气和缓而威严。警卫员小陈，提着小匪徒的衣领，就势把他扯了起来。

“是是，长官，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实话实说！”

“你叫什么名字？”

“回长官，我叫郑德明。”

“是干什么的？”

“在副官处当‘贴写’。”

蔡司令员眼睛盯着刘匪的信：“这是谁写的？”

“是旅长……”小匪徒警觉自己话锋不对，急忙改口：“啊，是刘山东子写的。”

“胡说！这哪是他亲笔写的！”蔡司令员故意打了一句诈语。

“没错，长官！”小匪徒吓慌了，“我亲眼见的，队伍在行军，他连老百姓的屋都没进，有人从老百姓家找来纸笔，他伏在马鞍上写的——撒谎，长官枪毙我！”

“在什么地方写的？”

“上道干。”

“刘山东子为什么要亲自写呢？那些副官、秘书是白吃饭的吗？”

“这，可能是因为大官印都丢在这城里了，还有那些文书，一点没剩。为这，旅……刘山东子火了，就地正法了张副官！又一气之下自己写了信。”

俘虏被带走了。蔡司令站起身，倒背着手，沉思地踱着步子。李刚和警卫员小陈也站在一旁心情有点焦虑地望着他，等待他的吩咐，又为他由于过度操劳的健康状况忧心。是啊，这两三个月来，蔡司令那原本微胖的身躯消瘦下来了，紫红色的圆脸膛出现了尖下颏，额头和眼角上也已深刻了与他这三十几岁年龄不大相称的抬头纹和鱼尾纹。只有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依旧放射着锐利的光采。蓦地，他车转身站定，两眼盯住李刚：“小李，我问你，你这出了名的‘无事忙’，最近可忙出点啥名堂哎？”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竟使这位聪明的侦察参谋怔住了。他搞不清首长是什么意思，涨红着脸，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首长，您别听他们瞎说，乱给人家起外号——歪风邪气！”

“嚯，好大的帽子哎！”蔡司令风趣地笑了。“我看这绰号也挺不错嘛。有些人有事还‘忙’不到点子上哩，你能无事想事、主动找事做有什么不好？”他收敛了笑容，“我看，你在乌拉嘎金沟搞的那些调查研究，就很有用。说不定马上就有用。”他按了一下李刚的肩膀，“来，坐下，给我介绍介绍，你所掌握的嘉山匪帮的情况。”

李刚拘谨地坐下了。回答这提问对他并不难，他近来确实掌握了不少有关嘉山警备大队的情况。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当即扼要地向蔡司令汇报了他所了解的嘉山匪股组建情形以及匪首的矛盾冲突。其中加了一些他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蔡司令默默地听着，有时赞许地点点头。

这侦察参谋李刚，他虽然年龄不大，却是“抗联”的老战士，侦察战线上的老资格。他从十七岁起，就在“抗联”队伍上“跑交通”。日本侵略者统治再严的地区，也挡不住他出出进进，准确无误地传递情报和侦察敌人的动向。多狡猾的鬼子、汉奸他都对付过，什么样的艰险环境他都经历过。看外表，他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可做起事来却精悍洒脱，口齿锋利。他平时寡言少语，总爱找点动脑筋的事做。尽管有些同志善意的戏谑称他为“无事忙”、“内秀”、“考察家”；但却丝毫不能影响他那职业性的爱好。行军打仗，每到一地他总是不倦地设法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因此，他接触的人最多，了解的事最广。别人不注意的事，他很留心；别人不感兴趣的事，他倒有可能津津乐道地“研究研究”。比方说吧，今天上午部队占领乌云后，大家都忙着准备出发追剿的事，这位“无事忙”却渺无踪影。直到部队集合，他才匆忙地从刘匪丢下的废纸堆里钻了出来，挎包装得鼓鼓囊囊。李荆璞副司令问他：“李参谋，你到哪去啦？到处找不到你。挎包装那么鼓是干粮吗？没吃饭，还是怕饿着？”他不好意思地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没哪去，在后院清了清刘山东子留下的那堆废纸，挑出点也许能用得着的东西带上了。”

蔡司令听罢李刚的汇报，又钉问了一句：“你认为马毓年

得知刘山东子窜进山里的消息后，会采取什么行动？”

李刚眉头一耸：“很难预料。刘匪逃离乌云，嘉山匪首们也肯定认为在嘉山站不住脚。马毓年是会主张进山向刘山东子靠拢的；但刘坤可不一定在刘山东子倒霉的时候还去抱他的粗腿。所以，很难得出他们行动能够统一的结论。”

“是啊。”蔡司令沉思地说，“我们原打算集中力量一举歼灭刘匪于乌云，再乘马匪惊魂未定之际迅速回师解放嘉山。可现在，计划落空了！乌云之变，势必导致马匪放弃嘉山，这对我们下一步行动很不利。假如嘉山匪股进山向刘匪靠拢，我对刘匪作战部队就会腹背受敌；假如他们不去解刘匪之围而到处乱窜，那情形更糟，为我们下一步追剿增加不少麻烦，这一带的人民群众要深遭其害——等于放群狼出笼啾！”停顿了一下，他微笑地打量着李刚：“李刚，你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稳在嘉山几天？等我们解决了刘山东子，再回过头来同他算帐。”

李刚默然了。做为军分区的侦察参谋，他很了解自己首长的脾气。他知道蔡司令已经成竹在胸，这是他每次给下级交代重要任务之前，为使执行者准确无误地理解他的意图，一贯采用的循循善诱的方法。其实，李刚从打李副司令要他押回俘虏、并告诉他留在蔡司令身边时起，就开始考虑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把握，不知自己想的与首长想的是否合拍，因而不敢轻易说出。可现在，蔡司令正微笑地看着他，那眼神，充满着期待和鼓励，好像在说：小伙子，我相信你这遇事无不动脑筋的“考查家”，决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

李刚此时，与其说在想稳住嘉山匪股的办法，不如说他

在猜测蔡司令成竹在胸的腹案。他在押回俘虏的路上，脑海里就一直翻腾着一个问题：假如自己是蔡司令该怎么办？倾巢出动去对付嘉山匪股？绝对不可！去一小部分兵力牵制敌人行动？此计虽可，但搞不好也会打草惊蛇，把敌人逼出嘉山而又无能歼灭。他想到蔡司令审问小俘虏时，特别注意刘匪写给马匪那封内容简短的信——心里豁然开朗，眼睛顿时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一幅深入敌穴、与匪首面对面斗争的场面，展现在眼前——没错，他在路上梦幻似地大胆设想，竟与首长的腹案相吻合！一次富有尝试性的重要侦察使命就要落在自己的肩上！

屋子里异常寂静，约有两三分钟的工夫，只有壁上的时钟嘀哒作响和熊熊的炉火轰然有声。蔡司令一直含蓄地笑着，耐心地等待着。

李刚终于开口了。他那两只大而有力的眼睛闪烁着少有的亮光，那亮光，充满着希望和兴奋：“司令员，我想刘山东子写给马毓年的信，简单的再没法简单了，一切都靠那姓宋的匪徒‘面陈行止机宜’。我看，他简单的好！使我们有隙可乘。这‘面陈’二字大有可为，既可‘面陈’真实意图，也可乘隙假传‘圣旨’——我们可以代替那个姓宋的去向马毓年‘面陈机宜’嘛！”

蔡司令爽朗地笑了，正在收拾屋子的警卫员小陈也会心地笑了。蔡司令站起身拍了拍李刚的肩膀：“小李，你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内秀’，和我想到一起啦！我看，用不着再对你做什么交代的，你自己很清楚该怎么做。不过我要提醒你，时间刻不容缓。我只能给你今天夜间的准备时间。今天是旧历

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四你正在去嘉山的途中。从二十五日算起，你要想方设法地把嘉山匪股给我拖在嘉山五到六天——听明白没有？五到六天。这五到六天就是争取时间的胜利啊！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瓮中捉鳖。你能不能做到？”

“能！”李刚蓦地起身立正回答，“司令员，还有没有人配合我的行动？”

“当然有，你的老搭当王林，扮做你的‘随从’；侦察排长王春岳带领一个班，在嘉山城外做你们的接应。你看如何？”

“行！请首长放心，粉身碎骨，我也保证把嘉山匪股拖住五到六天！”

蔡永司令很高兴：“很好。小陈，去找王林、王春岳，马上到这开会。”

……

傍晚，风渐渐小了，雪也停下来。被大风扫过的江面光洁如镜。那黑绿的冰层，清澈的依稀可见水中游鱼。真是名副其实的黑龙江啊！如果不是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季节，登高远眺，那黑绿曲折的江面，一定酷似一条奔腾着的青龙。

李刚、王林尽管衣着皮毛，依旧感到冰冷刺骨。马爬犁飞跑着，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可是，王林却还坐在那里抱着鞭子、前合后仰地打瞌睡。是啊，他们太疲劳了，已有三个昼夜没有像样地睡上一觉。星夜兼程奔袭乌云之后，昨天夜里，他们又坚持了彻夜的“战前练兵”。直到快要天明，才在蔡司令的亲自督促下打了个盹儿。他们先是仔细地审讯了那个

小俘虏，从他口里，得到许多有关刘山东子匪股的内部关系以及平时生活、活动情况。后又大量翻阅了缴获刘匪的一些文件。李刚对刘匪旅部人员花名册最感兴趣，他把一些认为值得注意人员的姓名、职务、年龄、籍贯……都在脑子里记得一清二楚，并二次提审小俘虏，逐个询问这些人的长相、特征、生活习性等等。接着，就是两个人坐下来设想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推断了由出发途中到预定完成任务的全过程，摆出了几十条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自己出题目自己解答的方法，逐条研究了方案。并且，还抽出时间与侦察排长王春岳共同商定了在各种情况下的联络方法。后半夜，蔡久司令送走了王春岳和他的侦察班后，又来查问李刚、王林的准备情况。他发现两个年轻人正伏在一张桌子上，头贴着头，一面说，一面往纸上画着，全神贯注地摆情况，推演处置方法时，宽慰地笑了笑。他不忍心打搅他们，便悄悄地找了位置坐下。直到两个年轻人在一个假设的推断上争出了兴趣，仰起头来相对大笑时，才发现坐在黑灯影里朝他们微笑的首长。李刚立即将准备情况向首长做了汇报。蔡久司令仔细地听完，满意地点点头，又做了许多具体指示……

李刚轻轻地从王林怀里抽出马鞭，把铺在爬犁上的被子给他围了围，又脱下皮袍给他披到身上。自己抄起马鞭，跳下爬犁，同拉爬犁的马“赛跑”取暖。不料，那马误认为李刚此举是提着鞭子追它快跑，猛地一加速度，坐在爬犁上的王林打了个趔趄，醒了。

“哎哟，我还睡着了。”王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跳下爬犁，赶忙把皮袍给李刚披在身上。

“你盖上皮袄，干脆躺下睡一会儿不好吗？”

“那，咱俩都得冻成冰棍！就这么一会儿，我脚冻的比猫咬的还疼。”

两个人一前一后同爬犁赛起跑来。

夜幕降临了。寒冷和饥饿越来越强烈地侵袭着他们。这一天的时光，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全天行程，只有早晨经过雪水温一个村庄，再没碰到一个人影。中午喂马的时间也没超过半小时。还好，马还可以吃些带来的草料；人，可就艰苦了，带的馒头冻得比石块还硬，找不到火烤，饿急了，只好揣在怀里温着，化软一层啃一层，没啃上两口，又冻硬了。吃不成，只好挺着挨饿。

夜，并不宁静，岸上狼群凄厉地嚎叫声此起彼伏，响彻山谷，使人听了发疹。那两匹马吃惊地竖起耳朵，飞也似地猛跑起来。他们拼力拉紧缰绳，高声吆喝着，好不容易才使它们恢复了平静。

“可能要到双河镇了。我们上岸歇歇脚，明天再走。”李刚提议说。

“双河镇到嘉山还有多远？”

“不足五十，明天上午老早就到。”

他们离江上岸，找到了距江边不远的大路。果不出李刚所料，双河镇近在咫尺，已经听到远处狗吠声。

从乌云到嘉山沿黑龙江边的二百余里的行程中，只有三个村庄。一是靠近乌云三十里的雪水温，有一、二百户人家；二是距嘉山四、五里路的协和村，不足百户人家；再就是这个距嘉山四十余里的双河镇了。它是个拥有几百户人家的大

村，并且地处交通要道，连接着嘉山、乌云、乌拉嘎金沟、石碓子等几个去处。所以，在这一带，除去两个县城，它要算个“红火”的地方。

李刚、王林驱着马爬犁朝双河镇方向扑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低洼处影影绰绰黑糊一片寂静的房屋，没有灯光，也不见人影。

突然，村东头的狗开始叫了起来。接着，全村的狗都朝着一个方向狂吠。李刚警觉地抓住王林扯着马缰的手：“停下！你听，村里的征候有点不对头。”

“狗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王林勒住马。

“不，是东面，嘉山方向。”李刚判断地说。“不忙进村，先找个隐蔽地方听听动静再说。”

他们把爬犁带下路，停在遮蔽小土坎后面。两个人蹲到雪地上，冒着空中越来越大的飘雪，朝村庄观察、静听。

倏时，村子里沸腾起来，人喊马嘶夹杂着狗吠，手电筒光束四处乱射，叫骂和敲门声乱作一团。

“他妈的，开门！天刚黑就插门挺尸，倒他妈的自在！”

有一些家的门被敲开了。

“你们这个匪区和先遣军一个鼻孔出气！咱民主联军是老百姓的兵嘛，为啥不快开门……”

王林轻声笑了：“嘿嘿，还装神弄鬼呢。李参谋，这些家伙会不会是刘山东子匪股窜过来的？要是，还麻烦呢！”

“不可能。”李刚目不转睛地盯着村里，肯定地说，“这是嘉山警备大队的匪徒们出城了。来了不少，有六、七十人，你看，敲开了二十二家的大门。”